



一直以来,我总觉着,这山是活着的。这念头,不是凭空来的。那是在一个

石魂

□ 王厉霞(重庆)

晨曦初露的清晨,我站在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脚下,仰着头,看着那一片金碧辉煌、密密匝匝的手掌,每一只手的姿态都不同,都捏着一个慈悲的诀。阳光恰好从屋顶斜斜地照过来,给那些冰冷石雕的手,更是镀上了一层暖暖的、活生生的光晕。恍惚间,我竟觉得那些手在微微地动,仿佛有温热的血液,正从这山岩的心脏,输送到那一千只石头的指尖上来。

我的心微微一颤,一个名字,便在这光

与影的交错里,沉沉地浮了上来,对,就是赵智凤!

翻遍大足的志书,关于他的记载,是那样的少,少得像这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水,太阳一出来,便寻不见踪影了。只说他是僧人,发下宏愿,要在这大足的山川间,凿石开山,普度众生。可这寥寥的数语,又如何能说得尽他七十余年的岁月呢?那该是怎样的一段生命,将一个人的骨血、魂魄乃至全部的呼吸,都一点一滴地,熔铸进这亘古沉默的崖壁里呢?我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他。只见他

伸出手,抚摸着那粗糙的、长满青苔的石壁,就像抚摸着一张空白的、等待书写的巨大纸卷。他心里应该装着一个光华灿烂、秩序井然的佛国世界,那里有佛光的慈悲,有菩萨的智慧,有经卷的奥义,也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告诫,他正寻思着要将这一切统统请到这坚硬的、有形的石头上来。

于是,这山便活了。他领着那些老师傅们,一凿,一凿,石屑纷飞,如雪,如霰,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与佝偻的脊背上,叮叮当当,清脆而寂寞。那些无比坚硬的、顽劣

的石头,竟一点点地变得柔顺,生出衣袂的飘举,生出瓌瑁的华美,生出那足以净化一切烦忧的、恬静而超越的微笑。

如今,《天下大足》舞剧将曾经沉默的历史,化作了流动的画卷。舞台上,没有言语,只有身体的起伏与光影的明灭。你看,那吹笛少女的笑意里,可有一丝智凤对姊妹的怀念?那伺鸡农妇的慈爱里,可藏着某位工匠对妻女的愧疚与思念?他们在灾厄降临时,不是四散奔逃,而是像归家的孩儿一般,用一种决绝的、安详的姿态,扑向自己创造的佛国,为冰冷的石

像抵挡风雨。舞剧的音乐是沉郁的,鼓点如心跳,一声声,敲在我们的魂魄上。终只见他们的身体与石壁融为一体,再也不分彼此。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赵智凤。他耗尽一生所建造的,是一个关于“善”与“美”、永不陷落的城。这满山的石刻,便是他无言的誓愿,是他为这纷扰的人间,点起的一盏长明灯。一阵凉风吹来,吹得四周的竹林沙沙作响,像是无数僧侣在低声诵经。佛,依旧在沉沉地睡着,而那满山的魂灵,却在光中,悠悠地醒了。

特批“烟摊”

□ 许永强(四川)

20多年前的县城老街,自行车铃串着秋阳晃。父亲的烟摊支在姐姐家楼下,松木架擦得泛光,烟盒码成方砖,角落矿泉水凝着水珠,玻璃罐里橘子糖裹着糖霜——是给放学娃备的。“80岁歇着多好。”劝了多少回,他只摸货架:“歇着骨头锈。”生意淡,他多数时候坐小马扎上,看街面人来人往,熟客买烟,必多塞颗糖:“给娃带的。”

那天,三个白制服停在摊前,为首的举着登记本:“大爷,出示健康证。”父亲愣了,手在围裙上蹭:“我扛半袋米上四楼不喘,要啥证?”

“卖水和糖必须要。”年轻制服往前半步,“没证得关摊。”

父亲脸涨红,嘴唇抿成线。这辈子没被人拦过,此刻手往口袋里掏,像要找什么证明,却只掉出张卷边的黑白照。照片上穿军装的年轻人,胸前别着小徽章。

50多岁的制服男弯腰捡照片,指尖顿了顿:“大爷,您这照片……是在北边拍的?”

父亲喉结动了动:“那年冬天,江风能刮透棉衣,揣怀里的干粮冻成了冰疙瘩。”

空气静了。那男人盯着父亲的眼睛,声音忽然发哑:“我爹也去过那儿,1952年没回来,连张清楚照片都没留下。”他指了指自己的制服,“我干防疫,就是想守着他没见过的日子。您能活着看这街上车水马龙,比啥都金贵。”

年轻制服还想开口,被他摆手拦下。他转身对父亲鞠了躬:“大爷,这健康证您不用办。您当年在江那边扛过枪,这份念想,就是您一辈子的‘证’,我们特批。”

那天下午,烟摊又支了起来。父亲把那张照片压在烟盒下,逢人买烟就絮叨那句“特批”,说的时候,眼角总泛着光。后来常有制服路过,买瓶水就走,临走总补句:“大爷,多保重。”

再后来,烟摊前多了个铁盒,里面装着枚磨亮的军功章。有娃好奇问,父亲就讲江风有多冷,战友递来的半块冻干粮有多甜。那些话,混着橘子糖的香,成了老街最暖的回响。

时间是最好的说客

流水有着比刀锋更甚的锐利

一颗牙开始动摇军心

越来越多的牙无力坚守城池

从牙床上脱离正战场

仅存的几位残兵败将

让老去迅速写实

70岁剔除对母亲的绝大部分修饰

对于这场既定的败北

我始终不愿意承认事实

我不相信

那个能背100斤水泥爬坡的假汉子

能反复驯服几十亩土地的全把式

会在光阴面前乖乖就范

脑海中时不时涌现的

是某个农闲的午后

她用一大壶烧包谷酒

把七八位邻居喝得东倒西歪

喝得大半个碉堡梁不敢应声接招

带路

她鼓足勇气叫住我

语气中有再明显不过的胆怯

“请问仁义医院怎么走?”

面对这举手之劳

我顺势指向龙潭路

按自己的理解描述一个坐标

“沿这条道一直到十字路口

中途不要分叉

继续走向金佛大道

然后左转弯至桃园路口就是”

看到她听完介绍满脸疑惑

好吧,下班回家的我

决定为她带路

但这并非出于善良

而是缘于内心的一副算盘

如果我的老母亲

不幸迷失在街头的話

我期待会有一位年轻人

也纯粹地为我引一小段路

深秋时节,我在董家溪旧货市场闲逛,偶然瞥见昏晃里锈迹斑斑的老式中文打字机,让我猛然想起曾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那“咔哒、咔哒”的声响,将我带回上世纪80年代初的打印美好时光。

老秘书股长一番行云流水的示范后,临走时丢下“你若短期内不胜任打字工作,卷铺盖走人”一句话。翌日,我就接到打印任务,几十个字的退休通知,如同大海捞针,竟耗费了大半天,因蜡纸上的笔画深浅不一,油印出来就难免“难得糊涂”了。那晚我彻夜难眠,怀疑自己的能力。心细如发的王干事给我打气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性急吃不到热豆腐。”

老式打字机由字盘、机头、滚筒等组成,左手持字盘柄横向移动,右手握键臂前后滑动,左右手快捷运动,找到了丁后随即击发,只听“咔哒”一声,铅字瞬间又落回原处。若要驾轻就熟,眼、脑、手须“三合一”。字盘上布满了千多个小方格,另配有备用字盘。要是碰上怪异的生僻字,采用偏旁部首合并也行,实在没辙的话,拿圆珠笔在蜡纸上写。

开弓没有回头箭,打道回府太丢人。在苦背冥思间,我受电影中解放军行军识字的启发,采取贴拍片的快速记忆方式,在床头、门上、饭桌等显眼处贴满了字盘拓片。那段时间,走路、吃饭,甚至上厕所都在强记某字的准确方位,就连路边的广告牌与宣传标语,也要对号入座,用走火入魔来形容毫不为过。

字盘与电脑键盘有天然之别,密密麻麻的铅字,让人眼花缭乱。字是倒置的,开始时不习惯,要偏头才能看出子丑寅卯,脖子酸胀

旧街新梦

□ 胡运(重庆)

我的家乡,坐落于棠城的一个边陲小镇。那里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集市上摆摊的老人时不时的吆喝声,以及一辆辆红色的载客三轮穿过大街小巷。

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儿时去赶集。每到赶集的日子,爷爷奶奶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提醒我早点睡,明天好一早出发去赶集。那时的我精神很足,常常看电视到深夜,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他们中途醒来喝水,都能看见我还坐在电视机前。那时的我无论第二天起得多早,也不会觉得很困,而且一整天也不犯困。

我之所以很喜欢去赶集,是因为在那时我可以缠着爷爷奶奶给我买我喜欢吃的小零食。我们可以去长期卖炸鸭子的那个嬢嬢那里买炸鸭子,可以买到许多我喜欢的东西。他们在牵着我的手逛着集市的时候,还时不时给我置办小镇上时兴的衣物。

他们就那样大手牵小手,带我走过喧闹

那个初冬,我们一帮小孩还在上小学三年级。那时,能看上一场电影,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堪比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回锅肉。要是能看上一场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比如前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这些二战影片,我们就可以为此兴奋一两天,只是那时能深深吸引了我们这些喜欢战争影片的国外影片太少。我们也不是嘴刁的孩子,像国内的影片诸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等,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电影。

那时,我们小镇,每周能放一两场电影。至于是哪一两场有电影看,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挂在上街和西街的两块电影宣传牌子。那是两张用薄铁皮做成的长方形牌子。喷过黑油漆的薄铁皮,光生油亮,放电影的人,用大号毛笔蘸上白色或红色油漆,在牌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上将上映的影片。电影片名便成了我们这些孩子当天关注的话题。如果遇上了是必须去看的战争电影片,我们这些小小孩满脑子想的就是有不有钱去看电影的事了。这时,我们往往是面面相觑的主。虽然说好了大家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但都是身上掏不出一分钱的人。好在,从决定去看电影到晚上电影上映的时间,一般都有大半天的过程,基本上够我们去想方设法

发麻。仔细观察,仍有章可循。打字员都以快捷、容易记住为要领。诸如标点符号、常用词组、阿拉伯数字等,皆有约定成规之章法,绝非天马行空。不同之处在于,每台打字机只忠诚于主人,如换成他人操作,繁杂的字盘定会让人狗咬乌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对腕力的掌控训练莫不如此。力度的大小随字的笔画多少而定,像“一”字若用力过猛,蜡纸就会击破。如“藏、赢”等字,发力稍轻,蜡纸印痕浅就影响后期的油印质量。指法亦颇为讲究,外行用臂力,内行用腕力,类似于垂钓抬腕刺鱼。我时常到县政府打字室观摩取经,“咔哒咔哒”的打字声此起彼伏,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有位王姓姑娘打出了县纪录,而我则不及她的一半,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趣的是,听说某局的女打字员貌若天仙,我也去偷看了几眼,果然名不虚传,只可惜名花有主了。

打字看似女娃娃干的手上活,但若耍准确、美观、高效也绝非易事,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要熟悉公文排列的格式,给人的印象庄重、规范。比如标题,字数少可一排,多则两排的梯形或宝塔状排列,兼顾文种特性,突出“总结、请示、报告”字样,让人一目了然。过去的机关干部工农分子居多,文化程度普遍低,标题“关于什么的

的老街,穿过饱经岁月的楼道,带我逛完大半个小镇。

直到现在,就算我在城区里上学,不常在爷爷奶奶身边了,他们也会在赶集时,习惯性地给我买点零食在家里备着,等到我回家拿给我,哄我开心。

小时候,每次赶集的时候,我常常都在想,要是等我长大了,我是不是可以把整个集市都买下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奶奶时,她只是靠在编椅,轻晃手中的蒲扇,笑着对我说:“无论你兜里有多少票子,街上的那些东西,你是买不完的。”而年幼的我,当时并没有读懂奶奶话里的深意。

还在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对“时间”这个词并没有太大的概念,并不懂父亲还有爷爷奶奶在集市上碰见旧友为什么会聊很久。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就站在旁边百无聊赖等待。他们一旦聊久了我就会有些不耐烦,找准时机出声催促。等他们分开后,我又在心里暗暗祈祷不要再碰见其他熟人。

初冬的那场电影

□ 周康平(重庆)

弄当晚的电影票钱。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弄钱的最快途径是找父母要钱,但这也是不得已为之下策。按通常的经验来说,找父母要看电影的钱,基本上是属于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就算是遇到父母母亲的心情特别好,他们的电影票钱也不是可以白拿的,得保证期末考试成绩进班上的前三名。老实说,我们都想考试成绩进前三名,但读书真不是我们这帮孩子的强项。每次能考个七八十分都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似的,能在班里排上二三十名便算撞大运的事了。所以,我们那帮孩子觉得找父母要电影票钱,横竖都是很烫手的事情。思来想去,唯有靠自己了:就是平时在江边捡的废铁,弄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我们的废铁一般都是藏在家中不起眼的地方,比如柴屋房里,或是猪圈屋里。

废铁分生铁和熟铁,熟铁收的价格比生铁高出许多。遇到运气好,捡的熟铁多,两角一张的电影票,卖一次熟铁可供看上十多场电影。那天将上映前苏联的战争片《夏伯

请示、报告”等往往混为一谈,标点符号亦喜欢“一逗到底”。油印质量的优劣,亦是个经验与技巧活儿,我就不赘述了。

打字员每天都接触大量的信息,稍加留意,就会从枯燥无味之中寻找到乐趣。县委县政府的文件,无论从排版、印刷质量,还是差错率与文笔,的确技高一筹。我悄悄分门别类收藏,作为范文阅读与模仿。俗话说,一个老护士胜过好医生,几位老同志授权我为其“把脉”,对有明显谬误之处可“先斩后奏”。有时,领导也带我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并安排我起草初稿。

有一天,我从县广播局的喇叭里听到了自己的处女作,兴奋得如同打满鸡血,对写作跃跃欲试。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心理准备的人,读完电大,我幸运地考入体制内。尔后,随着四通打字机、电脑排版机的出现,打字机悄然退出人们的视线。

而今,高效的电脑键盘取代了繁杂的字盘,屏幕替代了蜡纸,油印机升级为激光打印,“咔哒”之声已成为遥远的回响。可那台打字机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精准与敬业,更是对文字的敬畏。它像一个敦厚的老师,以规正的字铅和朴素的油墨,在我的生命里敲下了厚重的感悟:哪怕从事看似不起眼的职业,只要多一份耕耘,多一份执着,每一份用心,皆值得回顾与铭记于心。

现在,我慢慢理解了奶奶那句话的含义。集市里除了可以交易的物品,还有见证过彼此孩童、青春的好友,他们就是回忆本身。而这些东西,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智能手机也普及开来。我开始长期沉溺于手机,除了上学,很少走出家门,对赶集也没有了从前的向往,少了些热情。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长期往医院跑,我才经常出门到小镇上“晃悠”。坐在公交车上去往医院路上的我,也没有太在意小镇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当我真正留心观察时,才发现小镇不知何时已悄悄发生变化。曾经那个在我印象里没多少岔岔路,有些破旧的小镇和我记忆里的变得不太一样了。就连那承载着我童年所有念想的集市,也悄然变了模样,甚至还变更了地方。

小镇上多了许多高楼,新修了一条风情街,还多了两个大型的地下超市;在赶集时街道上的小轿车常常因为人多堵在街道上,等最前方的行人通过;小镇上的载客的红色三轮车逐渐变少了,两轮电动车倒是多了起来,小镇不仅新修了两座公园,还打造了一个鲤鱼文化公园。这些变化,如今想来,正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时序行至初冬,江北的园子却仍喧闹着一片静好的生机。银杏正黄到极致,一树树明灿灿的,像是把整个秋天积攒的阳光都挂在了枝头;晚桂的幽香尚未散尽,丝丝缕缕,仿佛时光在此处流滞。那些红红黄黄的花,依然在路边墙角从容开着,像是不曾听见冬天的脚步声。

园丁们正在修剪花木,“咔嚓、咔嚓”的声响清脆而有节奏,剪落的枝叶堆成小山,绿的、黄的、褐的,层层叠叠,像是大地写给季节的诗行。

我在那堆即将被清走的枝叶间,发现了数枝尤带生机的——有的缀着饱满的花苞,有的还透着鲜活的绿意。忽然就想带它们回去,插在书桌的素陶瓶里,延续这一份倔强的生命。

修剪枝叶的阿姐看出了我的心思,红润的脸上漾开淳朴的笑:“欢喜就拣些去,反正也要清走的。”她递过剪刀的手粗糙而温暖,指节间满是劳作的印记。

蹲下身,泥土和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我小心地挑选着,专拣那些还透着生命力的枝条。“咔嚓”“咔嚓”,每一声都像是在与这个季节对话。不多时,怀里便拢了满怀的绿意。

许是太过专注,身上竟渐渐暖了起来。忽然间,汗就从额角、颈间、背上沁了出来,衣衫微湿,贴在肌肤上,凉意中却带着说不出的通透。

我不由怔住——整个夏天都不曾出汗的我,竟在江北的冬日,因为拾几根枝条,出了一身透汗。这汗不似平常,倒像是从生命深处蒸腾出来的,将郁积已久的浊气都带走了。整个人如获新生,轻盈而明朗。抬眼望去,阿姐仍在不远处从容劳作,额上闪着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晶莹如露。出汗于她,是劳作赋予的勋章;于我,却成了久违的生命觉醒。

我们将自己安置在恒温的室内,用冷暖气将四季调和成不痛不痒的温吞。避开了寒暑的侵袭,却也错过了生命该有的张力。

抱着那捧“冬天”踏上归途。风过处,湿衣生凉,人却愈发清醒。枝条上的小花苞在斜照里泛着柔光,像藏着整个春天的心事。

这一身意外的冬汗,原是生命最朴素的提醒:莫再作季节的旁观者。唯有将自己交付给天地,在江北的风里真实地感知冷暖,才能找回生命本来的节奏。

也许,当我们如这些草木般顺应四时,那些无名的疲惫与迷茫,自会随着这一身酣畅,消散在江北清朗的风中。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关于生长的记忆,也将随着指尖的温度,在素陶瓶里,静静地,绽放出整个冬天的春天。

冬之叶(外一首)

□ 廖凡(重庆)

1.常绿叶 不是不想飘落 只因牵挂太多	晚秋风中晾心事 大足北山的晚秋恬静淡雅 有朋自青木关来
2.红枫叶 倾尽最后一滴心血 点染巫山、乌江	一群年轻的老者 山中谈奢侈的远方 和不值钱的某个美好 或酸楚
3.黄落叶 卸下肩上重担 去寻前世的今生梦	此时此刻风柔水静 树木森森古塔不言……
4.蜡梅叶 差点绿掉冬季的孤勇 终为金灿灿的花朵骨 让路	野菊和芭茅跳起 久违的拗脚舞 柱子送来迟绽的欣喜
5.松柏叶 高傲肯为腊肉香肠 哗哗剥剥冒 清香的烟	雁影南逝秋屏畔 又是一载分争秒 哪管棋局步步新
6.麦冬叶 霜雪树下瑟瑟发抖 紧抱春天的容颜 为护根下娃崽安	

